



世界经典名著

名家短篇小说选

(三)

黄新军 徐 涛 编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诺曼底”号遇难记	1
初恋	4
第一章	6
第二章	8
第三章	10
第四章	11
第五章	20
第六章	22
第七章	24
第八章	31
第九章	34
第十章	41
第十一章	45
第十二章	48
第十三章	51
第十四章	54
第十五章	56
第十六章	59
第十七章	67
第十八章	72
第十九章	74
第二十章	76
第二十一章	80
第二十二章	85

吉米与绝望的女人	89
四月，四月杪	117
第一章	117
第二章	121
第三章	127

“诺曼底”号遇难记

〔法〕雨果

真正的强者是那种具有自制力的人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七日夜晚，哈尔威船长照例走着从南安普敦到格西恩岛这条航线。大海上夜色正浓，薄雾弥漫。船长站在舰桥上，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的“诺曼底”号。

乘客们都进入了梦乡。“诺曼底”号。乘客们都进入了梦乡。“诺曼底”号是一艘大轮船，在英伦海峡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最漂亮的邮船之一了。它装货容量六百吨，船体长二百二十尺，宽二十五尺。海员们都说它很“年轻”，因为它才七岁，是一八六三年造的。雾愈来愈浓了，轮船使出南安普敦河后，来到茫茫大海上，相距埃居伊山脉估计有十五海里。轮船缓缓行驶着。这时大约凌晨四点钟*周围一片漆黑，船桅的梢尖勉强可辨象这类英国船，晚上出航是没有什么可怕的。突然，沉沉夜雾中冒出一枚黑点，它好似一个幽灵，又仿佛象一座山峰。

只见一个阴森森的往前翘起的船头，穿破黑暗，在一片浪花中飞驶过来。那是“玛丽”号，一艘装有螺旋推进器的大轮船。它从敖德萨启航，船上载着五百吨小麦，行驶速度非常快，负载又特别大。它笔直地朝着“诺曼底”号逼了过来。眼看就要撞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避开它了。



一瞬间，大雾中似乎耸起许许多多船只的幻影，人们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要死在临头，葬身鱼腹了。快速前进的“玛丽”号向“诺曼底”号的侧舷撞过去，在它的船身上□开一个大窟窿。由于这一猛撞，“玛丽”号自己也受了伤，终于停了下来。“诺曼底”号上有二十八名船员，一名女服务员，三十一名乘客，其中十二名是妇女*震荡可怕极了。

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海水哗哗往里灌，汹涌湍急，势不可当。轮机火炉被海浪呛得嘶嘶地直喘粗气。船上没有封舱用的防漏隔墙，救生圈也不够。哈尔威船长，站在指挥台上，大声吼喝：“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六十人救出去。”实际上一共六十一人，但是他把自己给忘了。船员赶紧解开救生艇的绳索。大家一窝蜂拥了上去，这股你推我搡的势头，险些儿把小艇都弄翻了。奥克勒福大副和三名二副拼命想维持秩序，但整个人群因为猝然而至的变故简直都象疯了似的，乱得不可开交。

几秒钟前大家还在酣睡，蓦地，而且，立时立刻，就要丧命，这怎么能不叫人失魂落魄！就在这时，船长威严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呼号和嘈杂，黑暗中人们听到这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洛克机械师在哪儿？”“船长叫我吗？”“炉子怎么样了？”“海水淹了。”“火呢？”“灭了。”“机器怎样？”“停了。”船长喊了一声：“奥克勒福大副！”大副回答：“到！”船长问道：“还有多少分钟？”“二十分钟。”



“够了，”船长说，“让每个人都到小艇上去。奥克勒福大副，你的手枪在吗？”“在，船长。”“哪个男人胆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大家立时不出声了。没有一个人违抗他的意志，人们感到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出现在他们的上空。“玛丽”号也放下救生艇，赶来搭救由于它肇祸而遇难的人员*救援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执或殴斗。事情总是这样，哪里有可卑的利己主义，哪里也会有悲壮的舍己救人。哈尔威巍然屹立在他的船长岗位上，指挥着，主宰着，领导着大家。他把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考虑到了，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镇定自若，仿佛他不是给人而是在给灾难下达命令，就连失事的船舶似乎也听从他的调遣。过了一会儿，他喊道：“把克莱芒救出去！”克莱芒是见习水手，还不过是个孩子。

轮船在深深的海水中慢慢下沉。人们尽力加快速度划着小艇在“诺曼底”号和“玛丽”号之间来回穿梭。“快干！”船长又叫道。哈尔威船长，他屹立在舰桥上，一个手势也没有作，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铸，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薄雾，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哈尔威船长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与他相提并论。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一次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



初恋

〔俄〕屠格涅夫

献给巴·瓦·安年科夫……

客人们早已散去。时钟敲过了十二点半。只有主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还在屋子里。

主人按了一下铃，吩咐收拾晚饭的残杯冷炙。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了，”他低声说着，更深地埋入圈椅里，并把雪茄点上火抽了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得讲讲自己初恋的故事。您先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身体圆圆的小胖子，脸颊丰满，一头淡黄色头发，他先瞅了一下主人，接着抬起眼来望着天花板。

“我没有初恋过，”末了他说，“我是直接从第二次开始的。”

“这是怎么回事？”

“非常平淡无奇。我头一次追求一个很可爱的小姐时，已经十八岁了，我向她献殷勤的情况同我后来向别的女人献殷勤时一样，仿佛我早已是情场老手了。说实在的，我六岁时就爱上了我的保姆，这是我的初恋，敢是最后一次恋爱，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之间关系的详细情节我都不记得了，即使我还记得，可谁会对此感兴



趣呢？”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开腔了，“我的初恋也没有很多引人入胜的内容：在跟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凡诺夫娜认识以前，我没有爱过谁，——我们的恋爱非常顺利：亲事是由双方父亲提出的，我们很快相爱了，并且毫不拖延地结了婚。我的恋爱故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了。先生们，说真的，我出的这个谈谈初恋的题目，是指望你们来回答的，你们不能算老翁，但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了；或许您能给我们讲些什么有趣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我的初恋确实不很平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讷讷地说，他这人四十岁光景，黑头发里已经出现了霜鬓。

“啊！”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异口同声地说。
“那就更好……请您讲吧。”

“好吧……不过，我并不想讲，因为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讲得枯燥乏味、过于简略，或者是冗长烦琐、很不自然。

假如你们允许的话，我把我所记得的全部情况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起先都不同意，可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却固执己见。两星期后他们又聚在一起了，于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下面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故事：



第一章

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

我与父母同住在莫斯科。他们在卡鲁日门附近的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租了一座别墅。我准备考大学，可我不很用功，还是优哉游哉过日子。

谁也不管束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去以后，他一想到自己竟会像颗炸弹似的贸然闯进了俄国，心里总是很难过，整天价脸上露出怨恨的神色躺在床上。父亲对待我很亲切，但并不关心；母亲对我几乎毫不过问，虽然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因为其他要操心的事太多，把她吞没了。我父亲还很年轻，而且风度翩翩、十分英俊，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才跟母亲结了婚；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过着痛苦的日子：她经常激动、妒忌、生气——不过那是在父亲不在场的时候，她很怕他，他严厉、冷淡、难以接近……我没有见过比他更镇定自若、更自信和专横的人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度过的头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好；我们是五月九日，即圣·尼古拉节那一天从城里搬来的。

我常常散步——有时在我们别墅的花园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里，有时在郊外；我随身带着一本书，例如，卡依达诺夫的历史教科书，但难得把它打开；而更多的是朗诵诗歌，我背熟了好多首诗；血在我体内翻腾着，我的心发闷——



闷得甜滋滋的，真是滑稽可笑；我总是期待着，又似乎有所畏惧，对一切都惊讶不已，并且作好了准备；我浮想联翩，我的想象力环绕着一些同样的形象驰骋着，就象黎明时雨燕绕着钟楼盘旋一样；我时常陷入沉思，心里发愁，甚至哭了；可是在那有时被悦耳动听的诗句、有时被黄昏的美景激起的我的眼泪和忧伤中，我那开始沸腾的青春欢乐心情，却像春天的小草那样破土而出了。

我有一匹坐骑。我常常亲自给它套上鞍子，骑着它独个儿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我纵马驰骋，自以为是个比武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号叫得多么欢快！），或者翘首仰望天空，把那明媚的阳光和蓝天摄入了打开着的心灵。

我记得，女人的形象、以对女性的爱情的幻想，那时几乎还从来没有以一定的模式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但是一种对新奇的、难以形容的甜蜜的女性特征……似懂非懂的、羞涩的预感却潜藏在我所想过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之中了。

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渗透了我的身心；我呼吸它，让它在我的血管里，在每一滴血液里翻腾着……它注定很快就会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某个贵族地主的一所有圆柱的木房子，两边有低矮的小厢房。左边小厢房是一家制造廉价糊壁纸的小工场，我到那儿去看过不止一次了。十来个瘦弱的、头发蓬乱、穿着油迹斑斑的长褂、面容枯黄的男孩不时地跳到木杠杆上去压一部印刷机的矩形板，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躯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壁纸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右边小厢房空关着，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那一



天以后又过了约莫三个星期——这间小厢房的百叶窗忽然全都打开了，窗口出现了女人们的脸蛋——有一户人家搬进来了。我记得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何等样人，一听到是个姓扎谢金的公爵夫人，母亲开头不无一些敬意地低声说：“啊！公爵夫人……”接着补了一句：“大概是个穷夫人吧。”

“坐三辆出租马车来的，”管家恭敬地端上菜盘时说，“他们没有自备马车，家具也极简单。”

“是呀，”母亲答道，“不过有个邻居到底好些。”

父亲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她不作声了。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一个有钱的女人，因为她所租赁的那间小厢房是那么破旧，又小又矮，稍微有些钱的人都不愿意住这样的房子。不过我当时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对我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不久前我读过席勒的作品《强盗》。

第二章

我有一个习惯：每当傍晚时分，我就带着一支猎枪在我们的花园里转悠，守候着乌鸦。我从来就痛恨这些鬼鬼祟祟的、又贪婪又狡猾的鸟类。在上述的那一天，我又到花园里去了，走遍了所有的小径，却一无所获（乌鸦认出了我，老远就断断续续地呱呱叫起来），我偶然走近了那道把我们的花园跟附属于右边小厢房的那个狭长的园子隔开的低矮的栅栏。我埋头走着。突然间我听到一阵说话声；我隔着栅栏一眼望去，不禁愣住了……一片令人纳闷



的景象呈现在我的面前。

离我约有几步路远的草地上，在那翠绿的木莓丛中站着一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高个儿少女，她穿着一件带条子的粉红色衣服，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有四个年轻人紧紧地围住了她，她拿了一些灰色的小花朵轮流地打他们的前额，我叫不出这些花的名称，但是孩子们都非常熟悉它们：这些小花朵的形状像一只只小袋子，它们打在坚硬的东西上，就会啪的一声碎裂的。

那几个年轻人都那么乐于把他们的前额迎上去——这个少女的动作（我只看见她的侧面）是那么迷人，带着命令的意味，含有亲切、嘲弄，但又十分可爱的成分，我又惊又喜，险些儿叫了起来，我觉得只要这些美丽的指头也来揍我的前额，我愿意立刻放弃人世间的一切。我的枪掉到草地上了。我忘却了一切，目不转睛地望着那苗条的身材、那颈脖和美丽的双手、那白头巾下面有点儿蓬乱的淡黄色头发、那双半张半闭的聪慧的眼睛和睫毛，以及睫毛下面那娇嫩的脸颊……

“年轻人啊，年轻人，”忽然我身旁有人说起话来，“难道可以这样凝望陌生的小姐吗？”

我不禁全身一震，发呆了……有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站在栅栏那边，离我很近，他以嘲讽的目光望着我。这当儿那位少女出向我转过脸来……我在一张活泼的、神采焕发的脸上看见了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整个面孔忽然颤动了一下，笑了起来，洁白牙齿闪闪发光，两条眉毛挺有趣地往上一扬……我满脸通红，从地上拾起了猎枪，在一阵响亮的，但无恶意的哄笑声中逃回到自己的屋里，



我扑倒在床上，用双手捂住了脸。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害臊，但又很快乐：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休息一会儿之后，我梳理了头发，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就下楼喝茶去了。那个年轻少女的形象在我眼前掠过，我的心不再狂跳了，但不知怎么的却令人愉快地揪紧着。

“你怎么啦？”父亲突然问我。“打着乌鸦了吗？”

我本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但话到嘴边就缩住了，我只暗自笑了笑。上床睡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一只脚支撑着，转体两三回，然后抹上发油，就躺下了——整整一夜睡得像死人一般。天亮前我醒了一会儿，稍微抬起了头，兴高采烈地望了望四周，又睡着了。

第三章

“怎样跟他们结识呢？”这是我早晨一觉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在喝茶前，我到花园里去了，但并没有太靠近那道栅栏，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喝过茶后，我几次走过别墅前面的那条街——远远地望着窗子……我觉得她的脸仿佛就躲在窗帘后面，我惊慌地赶快走开了。“不过我该跟她认识一下，”我边想，边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前面的一片沙地上心绪不宁地走来走去。“可是用什么方式呢？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起了昨天相遇时的一些最微末的细节：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清楚地记起了她对我一笑的情景……可是，当我正在焦躁不安，想尽各种办法的时候，命运却来帮助我了。

我不在家的時候，母亲收到了她的新邻居送来的一封信



写在灰纸上的信，信是用棕色火漆封口的，这种火漆印是只盖在邮局通知书上和廉价酒的瓶塞上的。这封信写得文理不通、字迹潦草。公爵夫人在信上恳求母亲给予帮助：用公爵夫人的话说，我母亲跟一些有势力的大人物很熟悉，而她的命运和她孩子们的命运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因为她正在打一桩非常重要的官司。“我请全（求）您，”她写道，“就像一个贵妇人请全（求）另一个贵妇人那样，同时我也很高新（兴）能利用这个机会。”在信的结尾，她希望母亲允许她来拜访。我正好碰上母亲心绪不佳的当口儿：父亲不在家，她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对“一个贵妇人，”而且还是公爵夫人的来信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可是回信怎样写呢——母亲却不知所措。她觉得用法文写回信不合适，而俄文正字法又非她所长——她知道这个弱点，不愿意让自己丢脸。看见我回来了，她很高兴，立刻就叫我去拜访公爵夫人，向她口头说明，母亲随时愿意为公爵夫人尽力效劳，请她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光临敝舍。我内心的愿望突然能够很快实现了，这使我惊喜交集；可我没有露出窘迫不安的心情——我先到自己的屋子里去，系上新的领结，穿上常礼服。我在家里还穿着短上衣、翻领衫，虽然我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

第四章

我走进了窄小、肮脏的厢房前室，情不自禁地浑身发颤。



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仆人接待了我，他有着一张古铜色的脸膛儿，一对忧郁的猪眼睛，额上和鬓角上都布满了我一生中还未见过的那么深的皱纹。他手托一个只剩腓鱼脊骨的菜盘，用脚掩上了通向另一间屋子的门，断断续续地说：

“您有什么事？”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道。

“沃尼法季！”一个女人的发抖的声音在门后叫了起来。

老仆人默默地转过身去，背朝着我，他那件号衣磨损得很厉害的后背露了出来，号衣上只孤零零地剩下了一颗褪成了红褐色的带纹章的钮扣，他把盘子放在地板上就走了。

“你去过警察局吗？”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老仆人含糊地说着什么。“啊？……谁来了？”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邻居的少爷！好，请他进来。”“请到客厅里去，”老仆人道，他又出现在我前面，并把盘子从地板上拿了起来。

我整了整衣服，走进了“客厅”。

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不十分整洁的小屋子，家具简陋，仿佛布置得很匆促。靠窗那张一只扶手已经损坏的圈椅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姆妇人，她没有戴头巾，相貌不扬，身上穿的是一件绿色的旧连衫裙，脖子上围着一一条毛线花围巾。

她那双不算大的黑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走到她跟前，向她行了礼。



“我可以跟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谈几句话吗？”

“我就是扎谢金娜公爵夫人；您就是彼得先生的公子吗？”

“是的。我母亲叫我来拜访您的。”

“请坐。沃尼法季！我的钥匙在哪儿，你看见过吗？”

我把母亲对她来信的答复告诉了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她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用她那粗大发红的手指敲着窗框，等我说完了话，她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很好，我一定去，”末了她低声说。“您真年轻！请问您几岁？”

“十六岁。”我不由得讷讷地答道。

公爵夫人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写满了字的、油污斑斑的纸，接着拿到鼻子前面翻阅起来。

“多好的年华，”她忽然说，并在圈椅里转动着身子，坐不安定了。“请别客气，我这儿很随便。”

“太随便了，”我心想，不由是厌恶地打量着她那整个丑陋的体态。

这当儿客厅的另一扇门倏地打开了，在门坎上出现了昨天我在花园里见过的那个少女。她举起了一只手，脸上掠过了一丝讪笑。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夫人用胳膊肘指指她，低声说。

“齐诺奇卡，这位就是我们邻居彼得先生的少爷，请问您的大名？”

“弗拉基米尔，”我激动得结结巴巴地答道，一边站了起来。



“那么您的父称呢？”

“彼得罗维奇。”

“对了。我认识的一位警察局长也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沃尼法季！别找钥匙了！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那位年轻的小姐带着刚才的笑容，微微眯缝起眼睛，头稍微侧向一边继续望着我。

我已经见到过monsieur沃尔杰马尔，”她开腔了（她那银铃般的嗓音像一股令人愉快的冷气在我身上掠过），“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

“当然可以，小姐，”我嘟嘟囔囔地说。

“在哪里见到的？”公爵夫人问。

公爵小姐没有回答她的母亲。

“现在您有事吗？”她低声说，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没有什么事。”

“您愿意帮我绕毛线吗？到我这儿来。”

她向我点了点头，从客厅里走了出去。我也跟着她走了。

在我们走进那个房间里，家具稍微讲究些，布置得也比较雅致。可是这当儿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能够注意到：我像在梦里一样走着，觉得浑身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的幸福感。

公爵小姐坐下了，拿出一绞红色毛线，向我指了指她对面的一张椅子，一个劲儿地把这绞毛线拆开，套在我的两手上。她默默地做着这一切。动作缓慢得滑稽可笑，在那微微张开的嘴边仍然挂着快乐而狡黠的微笑。她开始把

